

◇ 闲话文人

邱向峰

张爱玲的元宵节



张爱玲

火树银花，月映中天。灯月辉映，流动出一条天上人间的璀璨之河。元宵夜——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盈之夜该是欢愉美好的，可每每品读张爱玲，发现与张爱玲有关的元宵节总带有那么几分哀婉与悲怅。这或许与张爱玲孤僻善感的本性有些关系吧？

那是1945年的正月十五。送别好友苏青离去后，张爱玲独自一人踱步到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栋高楼，边缘上印着一大块胭脂红。她以为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等定睛细看，才发现是元宵的月亮，仿佛被冻住了，有云朵缓缓地飘过来，在圆月上遮出一片阴影。晚烟里，看到微微起伏的上海边疆，看着清寒夜空中缓缓上升的月亮。张爱玲心头立马涌现出一种抑郁苍茫的身世之悲。沦陷都市的短暂浮华，人类文明的末世体验齐聚心头。她不禁喟叹：这，就是乱世。四十年代的孤岛上海，可不依然是纷芜杂沓的乱世？

类似的浮生之痛再次出现是在1962年的元宵节前夜。1962年春节过后，张爱玲在香港等待剧本《红楼梦》拍摄的最终消息，不料因故搁浅。而此时远在洛杉矶的丈夫赖雅却中风在床，病情加剧。香港之行的美好希望终化泡影，她与赖雅的生活又陷入朝不保夕的窘境。41岁的张爱玲整日忧心忡忡，连夜失眠。元宵节前夜，天空中悬着颗红色的满月，静静辉照人间。张爱玲独自站在公寓顶站的黑暗中，看着远处的九龙万家灯火辉煌，自己却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落寞。清泪滑落，滴上襟袖。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她的许多心事和痛苦，连远在大洋彼岸的赖雅也无法理解。疲惫的张爱玲最终还是于3月16日飞离香港。她擅长写月亮，却不团圆。尤其当晚年想起这样一个孤寂的元宵节前夜，还会潸然吧？

生活中的微小一幕也会让细腻敏感的张爱玲联想起元夜（即元宵节）的烟火。那是上海刚遭受空袭后不久的一个夜晚，在常德公寓顶层65室。寂然的张爱玲坐在火盆边烤火，常把炭基子截碎，这时总有非常温暖的一刹那让她无限欣悦。炭屑发出很大的热气，星星红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这让她想起唐宋关于灯市的记载，她觉得颇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烟火。烟火的绚烂转瞬即逝，不能长久。火盆里火杨梅似的红炭基也不长久，她总舍不得弄碎，只是怔怔地望着它。

张爱玲是比喻高手，她曾用元宵节来比喻别人的诗文，可谓匠心独具。1946年11月，张爱玲赠送唐大郎（唐大郎，原名唐云旌。上海嘉定人，笔名刘郎、高唐等，小报报人，擅长打油诗，专栏文字颇受欢迎。当时人称“江南第一枝笔”、“小报状元”。）一本《传奇》增订本，在该书封面的背页对唐大郎的诗文有段评论：读到的唐先生的诗文，如同元宵节，将花灯影里一瞥即逝的许多乱世人评头论足。于世故中能够有那样的天真；过眼繁华，却有那样深厚的情境，……我虽然懂得很少，看见了也知道尊敬与珍贵。您自己也许倒不呢！

张爱玲对于别人向来是吝于溢美之词的，不过这次却一反常态。可能一是对唐大郎的感激（《传奇》增订本能够出版唐大郎功不可没）；二是对他诗文的率真洒脱、意境深厚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原本唐大郎是想把张爱玲这则题词作为他准备出版的《唐诗三百首》一书的跋文，可惜《唐诗三百首》未能付梓，这打算也就落了空。不过这段妙评却成就一桩文坛佳话，让人印象深刻。同

◇ 百味书斋

明斋

《劫中得书记》之得书记

郑振铎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颇具影响、辉映时代的文化大家，在文学研究、文化创作、文学翻译、文物品鉴、组织开展文化运动等方面，建树甚多，厥功至伟。其倾力所著之《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皇皇巨著，既具有学术研究之开创之功，且影响至今，沾溉当代。作为一位慧眼独具的知名学者，仅以其访书、购书、淘书、藏书、鉴书之非凡阅历，亦足以垂范后人。当时，抗战军兴，艰苦卓绝，烽烟熏人，狼烟遍地，先生与诸多富有良知与正义感的文化人一样，或避居沪上，或往返各地，奔走呼号，救亡图存。然而，作为一名挚爱传统文化的学者，则稍有闲暇，生活中略得片刻安宁，甚至于战祸绵延之罅隙间，亦不失读书人的本真底色，以访书、淘书、读书为务，并将其过程与感悟逐一记下，取名《劫中得书记》，刊发于当时开明书店所编辑发行的《文学集林》中，获得了时人的交口赞誉，影响甚为广泛，被誉为漫漫长夜里的一点温馨的渔火，是照亮读者心头的希望之光。当时，便有许多文化人渴求得到该书之单行本，据著者自述，开明书店也确实已将其排印成书，并打好了纸型，但不知何故，终没有开机印刷，直至解放后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乙未深冬，旅次沪上，会议间隙，遥忆先贤风雅旧事，不免逸兴遄飞，心动手痒起来，遂百度搜索沪上购书之最佳去处，然后按图索骥，只身前往，地铁两三转之后又徒步百余米，果然寻到了福州路之淘书公社。该书铺以出售旧版图书为主，内阅数楹，书架联排，虽乏珍本，贵在丰富，且每册均有折扣。于是，逡巡之，徘徊之，目光聚焦，集中精力，搜寻一个时辰之后，颇有中意者二三，值得纳入囊中。其中最令余动心者，就是郑振铎先生所著的《劫中得书记》一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9月1版1刷，32开本，封面清丽雅素，版式典雅大方，印制精美。此书，余向住久矣，许多年来仅从文化界衮衮诸公忆旧文章之引述文字中窥得斑纹一二，未见全豹也，至为憾事，今终见尊容，真可作“幸甚至哉”之咏叹。况该书售价仅有十四元钱，不及原书价格一半，亦超值之宝物。立于书架旁侧，迫不及待之下，信手披阅，映入眼帘的便是如下一节文字：

余有志于编刊明曲，获此，得助不少。初，余于课余偶过中国书店，遇（金）性尧，立谈甚久。夜色苍茫，灯火逐渐四现，正欲归去，抱经堂主人朱瑞祥忽携数册破书来，要郭石麒鉴阅。余久不与之交易，姑问有何好书。彼云：新从杭州收得此数种。略一翻阅，赫然有《乐府先春》在，首附插图八幅，为黄应光所镌，图中人物，古朴类唐画。书分三卷，首卷有套数二十，上卷有套数六十五，下卷有套数五十七，题松江陈眉公选，其刊刻年代当与《吴骚集》约略同时（万历四十年左右）。余得之，不忍释手。询价，索金五十。立即收得，不复踌躇观望，盖一失之，即不可复得也。方斥售“曲库”中物大半，精本尽去，不意乃复得此，诚自喜！中有俞美长、姜凤阿、郑翰卿、朱射皮、李复初等十余家曲，皆他处所未见者。抱书而归，满腔喜悦，不复顾及餐已过，饥肠碌碌矣。

此段文字约写于1940年春间，时日祸深重，战事方殷，著者作为当时文化界领袖人物之一，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救亡图存，职责所在。然其于战隙之中，偶得小闲，便操起旧业，赓续文脉，津津于淘书藏书著书一途，真文坛壮士，人间良知也。阅读此段文字，既可于荒寒凄苦之烽火年代得温馨一缕，更可预见中华民族之薪火相承，血脉文脉，汨汨奔注，渐流渐宽，发扬光大，将垂于不朽者也。

随手再翻该书，恰是著者所作的《新序》一文，默然诵之，文字清丽曼婉，唇齿间馥郁美妙，于瑟瑟寒冬之中不禁热浪涌腾。著者写道：“有的人玩邮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好听戏，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该逛逛书摊吗？夕阳西下，微风轻拂，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该文著于1956年8月7日，是解放之后该书再版时所写的文章，当时著者已贵为国

家文化部高级官员，然诵其所著文字，无一套话、官话、俗字。而是满腔真诚，赤子情怀。惜乎郑振铎先生两年后率团出访途中，遭遇不测，机毁人亡，虽属壮烈，诚为惨事，不仅当时其众多师友学生辈闻讯悲伤，号哭欲绝，便是后生如我辈者亦扼腕叹息，不禁默念“百身莫赎”之悲辞也。叹叹。

余喜读书，亦喜淘书，并连方家所撰访书淘书之美文一并喜之。今又淘到久觅方得之《劫中得书记》一册，其快乐何如哉！吾人何

幸，生活于宁静繁盛之时代，远离硝烟，不见凶顽，既可端起碗来吃肉，又能放下筷子骂娘，工作之暇，月白风清，或独处一室，或邀约友朋，品茗观书，其快活当如羲皇上人，诚然不为饰词也。沪上归来，灯下阅书，思绪翩然，聊记数语，以志此事。同

◇ 写食主义

达亚

舌尖上的记忆

饮食是有记忆的！过年，总要做几个有记忆的菜，餐桌上才有了年味。

记忆中的岁岁年年，除夕之夜我们的餐桌少不了父亲做的“海南鸡”“虾米鱿鱼炖萝卜”，母亲做的“红烧肉”“香酥肉”。那是盼了一年的味道。那些年的年夜饭，是需要几天前就开始准备的。鱿鱼需提前浸泡，咯咯叫着的鸡提前买来罩着，定时喂给它几片菜叶，得空就要去看一眼这鸡是否还在鸡笼里站着，闻到鸡屎味没有感到是“臭的”，很开心它还在拉屎，没死。年三十，父母从早就开始忙碌。我们跳前跳后地瞅着那锅台，父母稍一转身，一块炸酥肉到手，跳出厨房与几个小伙伴分享，好香！待所有菜品做好，已是傍晚张灯时。一家人围桌吃起，没有酒、没有饮品。有的只是父母重复的话语：多吃点啊。待饭菜饱足后停下手中的筷子，还要用舌尖把嘴唇上的余香一揽入口。那一刻，父母满脸是足足的乐滋滋呢。

随着生活的越来越富足，近些年的每年春节前，街上大小各异的餐馆提前亮出了“订年夜饭”之醒目字样。我们不甘落后地定制了餐馆的年夜饭。家人在六点钟从不同的地点到达熟悉的餐馆，上菜之后举杯相互说一番祝福之话语，如同参加婚宴一般，菜品没有过多的回味即离席回家。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里的喜庆节目，那感觉是电视里表演的人在过年。难道我们没在过年？这不都春节放假了！抬头看见墙上父母的遗像，即刻明白，哦，是少了舌尖上那有着记忆的味道！

又是一年除夕夜。提前告知我所有的家人，春节的年夜饭在家吃，我做。年夜饭忙起来。提前两天就用清水浸泡鱿鱼，头一天购买好所需物品。年三十一早开始忙碌。“虾米鱿鱼炖萝卜”：泡好的鱿鱼切细、清洗虾米、猪肉丝、几根绿蒜苗切段、白萝卜切细，先武火翻炒再文火炖；“海南鸡”：鲜宰的鸡清洗后抹上一点点盐，稍后用文火煮沸10分钟，捞出用冷水浸泡少许，再放入之前滚烫的鸡汤中煮20分钟，捞起，切块。然后是特香、微甜、没有过多汁的红烧肉……一席菜、大小十余人在家里围成一桌，好热闹。几道菜分别入口，我的弟弟们很是欣喜：“这是爸爸的味道，这是妈妈的味道，尤其是‘海南鸡’，肉嫩，鸡骨里还是红的，真的和爸爸做的一样。”于是乎，久违了的舌尖上的记忆重新回到了餐桌。这一年的年夜饭，吃的时间很长，一锅“虾米鱿鱼炖萝卜”一扫而光。舌尖上的记忆唤起了我们曾经的“年味”。

饮食的确是有记忆的，特别是做饮食的人对其注入了灵魂，餐桌上的饮食就不仅仅是满足肠胃的生理需求。之前，我们一直很朴素的肠胃接受的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忆苦思甜”大锅饭，入口太苦，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时下之甜；当时虽是按人口定量供给粮食、猪肉、菜油、豆腐等，可我们心里的幸福感是满满

的。记得母亲做饭时在少许的米饭上铺一块白纱布，待蒸汽上来，就搅一碗荞面兑水蒸糕或者一碗包谷面蒸糕。父亲总是争着吃了蒸糕，米饭留给我们姐弟吃。后来物质丰富一些了，父亲做菜非常用心，除了他的家乡菜，还要做云南菜。苦瓜烧出来的汤是鲜的、番茄做好似莲花一朵是美的，嫩鸡一盘上桌鸡头是高昂的、白菜纵横切开茎叶的味道也是不同的——吃饭时，他总是一句话：香！多吃点。那菜的确是香！

舌尖上的记忆是忘不了的。回味的不仅是饭菜喷香，那溢出菜盘之外的味道，才是真正记住了的。

这种舌尖上的记忆，对于现今人们早已不朴素的肠胃，还会留有记忆吗？同

◇ 轻叩名门

陈家明

北大书法课

2015年秋，北大书法名师精英班开学第一天。清晨，迎着秋日和煦的阳光，我佩戴着北京大学书法名师精英班学员证，踌躇满志走进了仰慕已久的北大校园，跨进正举办法学典礼的燕园大厦，步入一楼大厅，扑面而来的是气势恢宏的巨幅书法作品，大厅正中，厅堂大柱，厅壁两旁，竖立悬挂着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王岳川教授创作的五体书法，遒古雄拔、典雅严整的篆书；率意自然、清劲秀丽的隶书；陶铸万象、刚正严肃的大楷真书；灵动飘逸、神气张扬的行书，以及流水行云、龙飞凤舞的狂草，把中国书法气势磅礴的大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走进教室，班主任首先向全体学员诠释国学经典《大学》，引领学员朗诵《大学》。随后，班主任又引领学员将两手合叠平胸向前伸出，躬腰引导老师走进课堂那一刻，全体学员都听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向老师行礼致敬。一声敬礼“老师好！”一声回礼“同学们好！”这套久违的尊师爱生文明行礼仪式和规矩，穿越时空，仿佛又把我带回到“文革”前当学生时。

当天，北大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唐金楠亲临开学典礼致辞，阐述了北大百年以来的思想和精神。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王岳川教授以国学与书法为题，讲述了北大书法悠久的历史，引经据典地宣讲了北大百年前蔡元培校长成立北大书法研究会及其发展史。

同时，王教授回溯了汉字的衍化演变，探源中国书法的本体依据。混沌初生，盘古开天，祖先的劳动实践，发明创造了结绳刻契，划画符号，标示记事和表达思想情意。在甲骨上刻画，在彩陶上划图，竹木书写简牍，金属器物铸画图，先民古人不断通过劳动，衍化演变，不断完美了文字，形成的甲骨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使汉字的字体造型，变幻无穷，线条丰富，灵动神逸，精美绝伦，这种文字精神气象的造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媲美。

随着时代的推进和文字的衍化演变，涌现了开创汉语言文字造型先河的书法大师，魏晋书法的先导者钟繇，真书正体，用笔醇厚，结体灵动，内敛外拓，点画微妙，世称楷书之鼻祖；汉代张芝，把草书变为今草，字势上下灵动牵连，神变无极，后世称草圣；晋代王羲之、王献之，把正、行、草三体书法的时代精神和人文气质发挥到极致，尤以王羲之的《兰亭序》冠绝古今，垂范千秋，为天下第一行书，世称书圣；唐代盛世，书法名家大师辈出，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等，对后世影响极大，张旭、怀素的狂草，龙飞凤舞，行云流水，呼风唤雨，翻江倒海，势不可挡。怀素的狂草《自叙帖》冠绝天下，誉称为天下第一草书。王教授把名家经典法帖一件件娓娓道来，展现书法大师的精神气象；又仿佛穿越时空，引领着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张旭、怀素等鼻祖大师，书圣草圣，怀揣一件件法帖作品缓缓走进课堂。同